

## 寻访维米尔

### (一)

2015年9月，我利用学术假赴德国访学。在纽伦堡住定办完学校手续，按计划坐火车去北边的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

我在荷兰安排了四天，去处多为小城。阿姆斯特丹虽是必去之地，但时间有限，与其走马观花，不如留个念想，所以就割爱了。从奈美根（Nijmegen）开始，一路向西到丹波希，豪达，最后是海牙。在海牙艺术博物馆（Mauritshuis），我见到了维米尔的作品《眺望岱尔夫特》（View of Delft）。



维米尔：《眺望岱尔夫特》作于1660—1661（2015年摄于海牙Mauritshuis）

小城岱尔夫特是维米尔的家乡，我自然心仪。看了地图，就在附近。但时间有限，就只能擦肩而过了。我买了从海牙到比利时根特的火车票。上午到火车站时被告知火车无限时晚点，因为路经的鹿特丹车站有人非法进入火车，躲入洗手间。两天前车站刚发生恐怖嫌疑事件，这会儿自然如临大敌，关闭了火车站。鹿特丹是去比利时必经之路。我受阻海牙，不知要等多久。一不做二不休，马上签票去附近的岱尔夫特(Delft)。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大学生时，在画册上看到了维米尔的画，喜欢那种平凡中的大美，瞬间里的永恒。当年，也听说他属于十七世纪著名的“荷兰小画派”。八十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不知天高地厚地开设了西方艺术史课，自然接触了维米尔更多的作品。我再次接触到维米尔作品，是二十年后的事。记得2007年第一次去巴黎卢浮宫，特意找维米尔作品未果，2015年再次造访，看到了他的《刺绣女》真迹。2013年我去旧金山开会，旧金山艺术博物馆正在拿从海牙艺术博物馆借来的《戴珍珠耳环的女孩》“招徕”观众，我看到广告，欣然前往。这幅有维米尔的“蒙娜丽莎”美誉的作品，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识。2015年在海牙这幅作品的馆藏地Mauritshuis再次见到了这个女孩。



《刺绣女》（2015 年摄于法国卢浮宫）



《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广告，2013 年摄于旧金山）

## （二）

从岱尔夫特火车站出来，没多少路，就看到了那条贯穿岱尔夫特城区的运河，想来它曾经担任过重要经济功能，如今则是观光河道。《眺望岱尔夫特》一画中的教堂如今还在，成为小城的古老标志。建筑的优雅，鲜花的映衬，荷兰的城市味道，可以用“迷人” charming 来概括。我独自游走在街道上，感受着荷兰人的精致和情趣，以及他们天生的审美倾向，我不由得想到荷兰绘画在十七世纪爆发，独树一帜，虽然有天时地利（比如富裕了），但荷兰人的审美情趣、艺术素养应该是根本的。



岱尔夫特小城街景（2015 年摄）



维米尔中心（2015 年摄于岱尔夫特“维米尔中心”）

如今的岱尔夫特，吸引了不少游客。“维米尔中心”便是游客必到之处。“中心”的隔壁 25 号便是维米尔故居。“维米尔中心”分四层，地下一层展览作品，均为影印件，地面是接待入场和纪念品书籍销售，二楼是维米尔创作工作室的用具，包括维米尔画最常用的八种颜色。三楼是主题馆，对维米尔作品的分类和解说。



维米尔的女子系列中三幅经典，中间一幅为《奶农》（Milkmaid），右边为《蓝衣读信女》（2015年摄）



维米尔作品中“光”的主题（2015年摄）

### （三）

维米尔（1632—1675）的艺术经历有些类似梵高，只活了短短四十来年，身前小有名气，死后被遗忘差不多两百年才被重新发现，堪与伦勃朗齐名，被称为“岱尔夫特的斯芬克斯”。

小城岱尔夫特十六世纪便是荷兰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宗教改革后的荷兰混杂着新教和天主教的影响，维米尔因丈母娘的要求皈依天主教，可见当时的岱尔夫特的宗教传统依然强盛。同时，17世纪荷兰又是大英帝国崛起前最强盛富裕的欧洲列强之一。强盛和财富带来了不仅是世俗意趣超越宗教关怀，还有艺术市场的勃兴。绘画在当时荷兰的兴盛，类似诗词在唐宋年代的流行。应运而生的是画家群体，其中有许多都加入了在岱尔夫特的画家行会（Guild of St. Luke）。维米尔担任过两届会长。可以想见，当年的荷兰画家们有很多相互切磋和影响，是个有相当规模的群体，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相似。

当年阿姆斯特丹的流行画风与意大利和法国完全不同的趣味，比如各种主题的类型画（genre paintings）的兴起，展现的是日常百姓（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比起的德拉克罗瓦或鲁本斯的巨大画幅，荷兰小画派的画确实很不起眼。但仔细想，大幅的画作固然令人仰视，敬畏或赞叹；小幅的画作却能让人平视，近距离揣摩。从海牙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de Hooch（1629—1684），ter Borch（1617—1681）Jan Steen（1625—1679）这几个维米尔同时代画家的画风，可以窥见所谓荷兰“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的审美意趣。



Pieter De Hooch (1629-1684)



Ter Borch (1617-1681)



Jan Steen (1625-1679)

维米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维米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只知道他子承父业，成为画商，娶了家境比自己好的老婆，还有个厉害的丈母娘，让他脱离新教皈依了天主教。他的身世很多还是迷，如他的日常生活、他的个人经历和艺术思想，等等。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是个传统的基督徒，一直生活在岱尔夫特，跟太太生了一大堆孩子（共十五个孩子，其中五个夭折）。按他太太的说法（有历史记载），维米尔四十来岁的暴病而死，和当时荷兰的战乱（与法国）乃至岱尔夫特火药库大爆炸导致生意萧条、家境败落有关。他去世后还给太太留了一屁股债。维米尔的画大部分是在 1655 到 1675 他去世为止这二十年间完成的，他有些固定的客户买他的画。但每年只画两三幅画，总共五十来幅，传世的也就三十来幅。维米尔的许多画并不出售，而纯粹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这一点，使他有别于同时代追求商业利益的画家。

从绘画的主题和类型看，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维米尔已经感受到了当时荷兰社会（包括岱尔夫特）的世俗化，商业化，平民化，并興味十足地观察这些变化，但他又与这个变化的世界保持着距离，就像他身居传统的岱尔夫特远远观望着日益繁华的阿姆斯特丹一样。他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又熟悉，又陌生，我以为这种两重性成为他艺术灵感的重要来源。

#### (四)

对光的魔力的痴迷和研究是文艺复兴以往欧洲艺术家的特色。意大利的卡拉瓦乔是突出代表。但光在南欧画家那里，成为渲染宗教或神话人物心理戏剧性的工具。印象主义绘画的主调是光，印象派画中的光是瞬间的，感官的，稍纵即逝的，是自我感受的放大，比如莫奈眼中的火车站、教堂、或英国议会大厦。印象派甚至是表现主义的，这在印象派先驱马奈的画里最突出，在德加的那些芭蕾舞女的动感影像中也有体现。

荷兰小画派的光是自然场景的一部分。他的同时代画家也突出光的效果（如 de Hooch）。比较 de Hooch 和维米尔，de Hooch 的光更写实，维米尔的光更富有意蕴，或烘托人物，或渲染基调。在维米尔的画中，光本身成为主角，正如平淡无奇的日常起居、劳作，同样能在维米尔画笔下出神入化。通过维米尔的画，我们重新发现了光。在维米尔那里，光往往从窗外洒入屋内，润物无声，赋予人物内心特殊的意蕴，比如《秤金女》，或那幅《蓝衣读信女》（Woman in Blue Reading a Letter）。



比较三幅作品的用光和构图（画作者按顺序，La Tour, de Hooch, Vermeer (2018 年摄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比对光的敏感更重要的是维米尔对日常瞬间的神圣感的捕捉，这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卢浮宫收藏的《刺绣女》（Lacemaker），画幅最小，却颇为经典，最能显示平淡中的意趣。无论是《蓝衣读信女》，还是《奶农》，都具有纪念碑那样的永恒和唯一。

维米尔也有一些富于宗教寓意，道德隐喻的画，但对世俗情爱，尤其是其中展露的人性，他有一种特殊兴味。“维米尔中心”把维米尔的绘画主题分为“得不到的情爱，用钱买的情爱，诱惑的情爱，浪漫的情爱”。同时代的杨斯汀（Jan Steen, 1625-1679）的画中一方面是对芸芸众生的嘻笑怒骂，处处显露他面对世间俗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优越感，另一方面展现的是这种尘世的喧哗和骚动对他的吸引力。相比之下，维米尔的画中浸润着一种平视的人性审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关怀。维米尔作为基督教徒，天然有对人性的洞察，骄傲，软弱，纠结，苟且，无聊，等等。但维米尔是一个真正的观察者，村妇，商人，皮条客，各色饮食男女，均在他的审美视野中。即使俗不可耐，也会获得他同情的理解。比起 de Hooch，维米尔对人物内心的关注彰显无疑。据说维米尔的《秤金女》和 de Hooch 的一幅画可能有渊源关系。比较这两个画家的作品，高下立见。无论是写实技巧，还是对人物的刻画，维米尔都高出他的同时代人。



《秤金女》（Woman Holding a Balance, 2016 年摄于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

有“维米尔的《蒙娜丽莎》”美誉的《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并非肖像画，而属于荷兰艺术画中一个种类，tronie，往往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人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应该也属于这一类型的画作。同样独特的是维米尔在这幅画中对光的处理，产生了一种特写效果，将人物置于焦点。光线去除了所有次要细节（包括背景），而勾勒出脸部的剪影，突出了由眼睛到嘴唇构成的脸部神态。



《戴珍珠耳环的女孩》，2015年摄于海牙 Mauritshuis。

维米尔作品中的女人的表情，有一种令人揣摩的“暧昧”。《秤金女》中女子是否内心也在权衡得失？《戴珍珠耳环的女孩》是否也透露着少女的情窦初开？并非偶然的是，这幅画还激发了文学想象，产生了同名小说（作者 Tracy Rose Chevalie，发表于1999年），2003年拍成故事片（Scarlett Johansson 主演）。

总结起来，维米尔同时代画家的更像风俗画，笔下的人物表情或呆滞或夸张，相对扁平。维米尔的人物更有个性和内涵，吸引你去揣摩，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维米尔对光线的处理，和整个场景自然交融，往往烘托了人物，又毫无痕迹。维米尔画的构图也非常讲究，注重几何形态的简洁和平衡，人物和背景形成的线条和块面富有层次，重点突出。维米尔画作的纪念碑式的永恒感，一定程度来自这种形式感和稳定性。

## （五）

维米尔的背后是大批同时代从事绘画的职业画家，以画谋生。这一点和莎士比亚背后有大批同时代的剧作家一样。而且他是死后两百年后被重新发现的伟大画家。我一直在想他和同时代那些画家相比有哪些不同。我想至少有三点。首先，是他对艺术本身的执著。在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的商业化使艺术的职业化成为可能，艺术可以作为谋生手段，当时荷兰画家的主题和画风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们客户的口味（如家庭生活的再现）；但也有些画家追求的是艺术本身，维米尔就是后一种画家。其次，维米尔是个追求极致的人。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维米尔往往选用最好最贵的颜料作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另

一个是他作画很慢，不断修改，甚至已经画好的人物都被涂抹掉重新来过。总之，维米尔有很强的完美主义倾向。第三，维米尔从艺术的内容到形式不断有创新。这种创新有时来自他想表达的内容，如把握人物的状态，有时来自对形式的追求，如怎样把握光的辐射和透视关系。但这样归纳还没有触及维米尔的真正精髓。维米尔有一种罕见的审美观照能力，使他捕捉到常人会司空见惯的生活瞬间。这种能力类似济慈所谓的“消极能力”。下面是济慈的原话：

“[I]t struck me what quality went to form a Man of Achievement, especially in Literature, and which [Shakespeare](#) possessed so enormously—I mean Negative Capability, that is, when a man is capable of being in uncertainties, mysteries, doubts, without any irritable reaching after fact and reason” (Keats, John (1899):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an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p. 277)。  
译文：“我尤其感到那种成就伟业、尤其是文学伟业的品质，那种莎士比亚极富有的品质——我指的是消极能力，即能够身处不确定性、神秘和疑惑之中而不急于追究其原委。”

济慈的“消极能力”和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有相似点，即与对象世界的纯粹的审美关系和距离。这究竟是画家的佛系老成，看山依然是山，还是维米尔童心未泯，能让维米尔发现了挤奶村妇日常作业中的惊艳和不朽，或是回眸少女的青涩目光中的摄人心魄？我倾向于后者。这种“消极能力”，也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法国艺术成就高于德国和英国，因为他们能停留在对表象的审美观照而不追究本质，德国人过于思辨和抽象，英国人过于老成和理性，所以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丢勒和十九世纪的几位英国重要肖像和风景画家，绘画史上乏善可陈，而德国英国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法学家则群星灿烂。

对维米尔画作的现代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他是否用了暗箱感光技术（camera obscura），类似今天的照相术。换言之，他在写实上是不是技术上占了“便宜”。我以为，即使维米尔用了先进感光手段，也无损对他作品价值的判断。首先，没有说绘画不能利用光学技术。其次，维米尔对透视和光的驾驭，可能得益于这类技术，但他的绘画中有许多艺术简化和变形，这都不是照相技术能给予的。再次，如果单靠技术就能创造伟大艺术，那么现代照相技术就能代替大师了。事实上，艺术大师从来无法取代。今天，维米尔依然伟大，是因为他的艺术的独特个人印记和不可复制性，正如《奶农》、《蓝衣读信女》、《秤金女》、《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只属于维米尔一样。维米尔的画和一切经典一样，是不朽的。

离开岱尔夫特一个多月后我去了巴黎的卢浮宫，见到了《刺绣女》，三年后的今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见到多幅维米尔作品，当然，那是后话。有几幅最重要的，包括《奶农》，《蓝衣读信女》，还没见到真迹，均收藏于阿姆斯特丹。期待去阿姆斯特丹的那天。

戴耘写于2018年10月21日Albany家中（这是一篇从欧洲回来一直想写却拖了数年才完成的小文。也算是给自己喜欢维米尔的缘由作一个梳理吧）。